

格薩爾研究叢書

ཀླུ་མཚན་མཆོད་ཀྱི་ཡི་གེ།

土登尼玛

周锡银主编

岭国社会组织初探

陈宗祥



97

0

格萨尔研究丛书

岭国社会组织初探

陈宗祥

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编印

韓国社会組織初探

陈德祥著

四川省《格萨尔》

四川省川新出内（94）准印证034号

编辑：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成都市西马棚街47号

印刷：西马棚街小学印刷厂



格薩爾研究叢書

歐陽高題

歐陽高 題簽

北西洋仁 題簽

北西洋仁 題簽

序

王 雨 顺

在我国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地区广为流传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以其篇幅浩繁、场景壮阔、结构宏伟、诗文绚丽而著称于世。它那包罗万象的内涵，是我国藏族历史、社会、思想、生活的总汇。涉及到藏族的文学、艺术、宗教、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诸多领域，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古代青藏高原的一部百科全书。

难怪中外学者把《格萨尔》史诗，誉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贡献。

—

对《格萨尔》这部英雄史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关心它的抢救工作。50年代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搜集和翻译。当时组织了有200多人参加的“《格萨尔》史诗调查团”，深入到青海、四川、西藏、甘肃等省区，开展搜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1961年初统计，从民间搜集到的手抄本、木刻

本达150余部，除去内容大体相同的异文本外，实际搜集到34部。同时，还组织人力将其中的74部翻译成汉文，计1000余万字，为以后进一步开展《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整理、翻译工作，积累了珍贵的资料。

正当抢救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这部伟大的藏族史诗，也在劫难逃。数年搜集和翻译的资料，几乎被全部付之一炬。曾经参加过抢救工作的同志，也备受摧残，甚至因之而献身*。《格萨尔》史诗被打成“毒草”，抢救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粉碎“四人帮”后，遭到十年动乱严重破坏的中华大地百废待兴。党和国家十分关心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及西藏、四川、青海、内蒙、甘肃等有关部门，即为被打成“毒草”的《格萨尔》史诗，恢复了名誉。并先后将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规划的重点研究项目。成立了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七省区的《格萨尔》抢救工作。西藏、四川等七省区也相应成立了省级领导小组，由省自治区领导直接抓这项工作。从此，我国的《格萨尔》工作进一步走向正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形势。

*《贵德分章本》的搜集者、汉译者华甲，即于1966年因《格萨尔》史诗是“大毒草”，而被迫害致死。

十余年来，由于得到各级党政的支持，得到广大蒙、藏、汉族群众的热情帮助，到1991年底北京举办“《格萨尔》成果展”时，搜集到的分部本已达141部，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4倍多。原保存于青海省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散失的翻译资料，又基本搜集齐全了。同时还组织力量深入牧区，进行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的普查工作，发现了许多优秀的民间说唱艺人。西藏的扎巴、玉梅，四川的仁孜多吉、青海的仓央嘉措，即是这次普查的收获。他们都是能说唱数十部《格萨尔》的民间艺人*，被视为我们国家的国宝，其中扎巴等10人，在1991年还被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科院授予“《格萨尔》说唱家”的称号。并将其中12人的说唱记录本整理出版，列入国家“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

在搜集各种版本和对艺人说唱录音记录的基础上，也同时开始整理和出版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七省区及北京已出版藏文本62部、蒙文本9部，汉译本30余部。仅四川省就整理出版了13部藏文本，有的还进行了第三次印刷，累计数达50余万册。全省百万藏胞，平均每两人就有一册。这正说明广大读者，对《格萨尔》工作的肯定。

*扎巴自报43部；玉梅自报80部；仁孜多杰自报29部。

二

十年来，虽然《格萨尔》工作的重点是抢救，也就是搜集、整理和适当地进行一部分汉译。同时，对它的学术研究，也十分活跃。

1983年和1985年就先后在西宁和赤峰两地，召开过“《格萨尔》史诗学术讨论会”，由于当时抢救工作还在进行，因而提交会议的论文，对史诗的思想性、艺术性及其内涵的讨论，还有局限性，文章无法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讨。直到1989年底，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大规模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帷幕，才算正式拉开。

到现在第二届、第三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都已先后召开，第四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已决定1996年在兰州举行。这就告诉我们：国际性研究《格萨尔》史诗的热潮，已经来到。《格萨尔》史诗，将与《伊里亚特》、《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同登世界艺术殿堂。那种“中国没有史诗”^{*}的论调，从此

* 黑格尔在其所著《美学》一书第三卷中说：“中国人没有史诗，（因为）他们关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这位波恩格斯称作“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的哲学家，以权威的口吻，做了这个断言，其影响是相当大和深远的。从那以后，“中国没有史诗”，即几乎成了定论。

休矣。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9年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来，到1993年底止，在国内省以上报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即达176篇。如果加上三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论文，二者加在一起，当在400篇左右（土登尼玛的《格萨尔词典》及王兴先、降边嘉措、吴伟等的专著尚未计算在内），仅在短短的4年中，即有如此大的收获，这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即如早已誉满世界的《伊里亚特》和《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等史诗，在它们成为研究热点时，也从未达到每年平均研究文章百篇以上的盛况。

国内外学术界，对《格萨尔》史诗如此重视，相信《格萨尔》工作者们所向往的出现一个《格萨尔》研究体系的局面，已为期不会太远了。

三

为了更好的推动《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工作，四川省《格萨尔》工作办公室编辑了这套丛书，目的主要有二：

其一，丛书的编辑，实际是对我国60年来《格萨尔》工作成果的一次展示。虽然今天《格萨尔》史诗，已饮誉世界，可过去几百年来，它除了藏区流传外，就连我们这个被称为

格萨尔故乡的四川省，也还鲜为人知。要不是在50多年前任乃强、韩儒林、彭公侯诸先生的大声疾呼，建国后党和政府的重视，也许今天它们仍未走出藏区，更不说饮誉世界了。在丛书第一辑中的第一分册即系任乃强先生的传世之作《藏三国》，文章虽不长，仅有400余字，它刊登于1930年的《四川日报》上，这是迄今为止在国内搜集到介绍《格萨尔》史诗最早的一篇文章，距今已有64年。文集中任老撰写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这篇论文，其精辟独到的见解，至今尚为《格萨尔》史诗的研究者经常引用。继任老之后，对《格萨尔》研究颇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层出不断，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丛书将收录30名学者的文章陆续集辑成册，既有老一辈的，又有中青年后起之秀。虽工程浩大，仍将挂一漏万。

当今《格萨尔》史诗，不但走出藏区，而且登上世界艺术殿堂，这与60年来无数《格萨尔》史诗工作者不遗余力的宣传、介绍、研究分不开。所以我说这是一次《格萨尔》工作成果的展示。

第二，60余年来，虽然《格萨尔》史诗的研究者、爱好者撰写了大量文章，而这些文章都散见于国内大小报刊，它们对《格萨尔》史诗得以走出藏区，饮誉世界功不可灭。可直到今天，这些文章极少结集成册，其中不少仅在

“索引”中出现，很难窥其庐山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散失，而失掉其借鉴价值，这将是一个无以弥补的损失。所以说，这个丛书的编辑，也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抢救。

目 录

岭国社会组织初探·····	(1)
石泰安《藏族格萨尔王传 与演唱艺人》一书简介·····	(24)
格萨尔与不弄(白兰)部落的关系·····	(48)
法国M·艾尔费《格萨尔·赛马篇》 评介·····	(74)
伏枥的老骥——记民族学家 陈宗祥先生·····	(95)
陈宗祥的主要著译·····	(98)

岭国社会组织初探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通过漫长时期逐步形成和巩固起来的统一国家。在1953年民主改革前，每个民族都各自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指所有规模群体的组成部分的相互依赖。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氏族部落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是在原始公社生产方式形成时期构成的。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的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社会组织，只能有氏族和部落，而不能有部族。但是，在原始公社制存在的后期，原来按氏族特征组成的血缘部落，逐渐为按领土特征形成的地缘部落所取代。基于共同参加军事活动的需要，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团结为永久联盟，这样就朝国家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

由于年代悠远，记载缺乏，很不容易深透的理解它的来龙去脉。在1956年民主改革时，曾对于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组

织，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这不仅有助于复原各民族的氏族部落时期的历史，具有其历史意义；而且为我国政府制定改革方针和实施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为了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更应继续对目前发展变化情况进行研究，对于加速实现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无疑将有积极的意义。

青藏高原的藏族地区在古代是有很多部落的。《后汉书·西羌传》说在兴旺时多达一百五十种，衰落时也有八、九种。记录在唐宋史籍的部落已经数不清了。前曾试图自这些典籍和实地调查，探索藏族古代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但由于史料一鳞片爪，语焉不详，令人失望。由于功力没有下够，也没有在实地调查得出满意结果。

但读了这部伟大的脍炙人口的《格萨尔王传》时，知道史诗叙述了大量的部落事情。岭国就是史诗中主要的关键性的部族，岭国的外部有虎视眈眈的门国、霍尔、姜萨当、卡切、上下蒙古……等部落。他们“个个怒睁圆目想称王”。岭国内部就有很多复杂的部落，也就为了夺取盟主的统治地位，而在部落首领间产生了激烈的，长期的斗争。因此矛盾丛生，外部矛盾通过内部矛盾起作用，穿插起伏错落有致。因此，考虑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社会学

的观点对“岭国”的社会组织进行一番探讨，期望对这部史诗增添一些新的理解。

史诗固非等于史实。但是，史诗的创作者毕竟是经历了一定的社会生活，是有其历史的根据。由于创作者亲身的体验，他们所描绘的社会背景可能接近于真实的社会情况。因此，考虑试图从史诗的有关资料进行社会组织的分析，或对藏族历史的社会组织的理解有所助益，或不至于落空吧！与此同时，通过藏族正常的风俗习惯、生活规律中，也就是从民族学、社会学规律中，检验出史诗创作者匠心独具，对情节的特异安排，从而产生一系列迭宕起伏、错综复杂的矛盾，于是一部世界最长的史诗诞生了，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增添了一枝绚丽的奇葩。

现在就按照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形态的顺序、氏族与部落、部落联盟、长房与嫡子等问题探讨于下。

二、民族与部落

氏族藏文写作r'gs-rgyad，部落写为sde-rigs。《格萨尔王传》称部落为tsho Wa，阿坝州藏文也同此称。藏文中用“肉”Sha指母系；而用“骨头”rus指父系。“父系族谱”则称为rus mdzod，直译为“骨头库房”。史诗中一再提到“木布董（有人写作东或冬）族有族

谱”就是写为“骨头库”的。

《格萨尔王传·花岭诞生之部》开始就细致交代岭国社会组织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屈潘那布的三支子孙，形成的三个氏族部落。“屈潘王有三个妃子：大妃赛萨之子叫拉亚达，二妃朗萨之子叫赤江巴杰，小妃江萨之子叫扎甲绷梅。从这三位王子开始，岭国地方便形成了长支、中支、幼支三大部族。……”^①（参看文末附表一）。这三个大的氏族部落完全是历史上以血缘纽带组成的共同体。他们都是出自木布董族，而各自都有氏族名称。长、中、幼分别称为赛巴、翁（文）布和木江（姜）等。正如摩尔根说：“氏族就是一个由共同祖先传下来的血亲所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有氏族专名以资区别，它是按血缘关系组合起来的。”^②这三个氏族已过着定居生活，他们分别住牧在上岭、中岭和下岭地区。

至于部落则是在氏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部落分为几个民族，通常是分为两个。……部落本身分裂成几个部落，在其中的每一个部落中，我们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③在氏族公社的特征和作用，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社会产品平均分配。公社管理具有民主性质的等等。从岭国的氏族特征来看，尚保留某些残余。每个氏族内部尚盛行以下习俗。